

七日談

（吉林篇）

中國古代詩歌中最早吟詠月亮的詩歌要數《詩經》中的《陳風·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憂受兮，勞心慍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循環復沓的結構勾勒出一個懷春少年月下徘徊的生動場景，戀人的美好從來不是一份簡單禮物，它的甜蜜和苦澀互相催化，於是甜和苦都收穫了難以盡言的乘數效應。而在這個過程中，月亮一方面是美好戀人的喻體，一方面也是這份戀情的見證。像大部分「三百篇」一樣，《月出》有一種「副歌化」的面貌，其反覆詠嘆沉吟，營造了繞樹三匝的愁緒與深情。這是互古明月在中國詩歌中的「初見」，皎潔朗潤，出於東山之上，是一份難忘戀情不可或缺的參與者。與之相似的篇什還有《齊風·東方之日》：「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情勢上，《東方之日》比《月出》更進一步，抒情主人公向心儀的戀人大膽發出了邀請，主動了許多。

概因《詩經》從源頭上把月亮作為一個意象和愛情做了緊密捆綁，後世的不同歷史時期，都湧現了一大批借月亮寫愛情的詩歌。比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唐張九齡《望月懷遠》）「離人無語月無聲，明月有光人有情。別後相思人似月，雲間水上

到層城。」（唐李冶《明月夜留別》）「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唐韋莊《菩薩蠻·人人盡說江南好》）「願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潔。」（宋范成大《車遙遙篇》）其中最令人過目難忘的要數宋代歐陽修的《生查子·元夕》：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
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看來有宋一代，月圓之時即相會之期，已經不單單是詩人意會，而是一種民間共識。月亮升起，幾乎成了約會的信號，一種詩意邏輯悄無聲息地進入日常生活，文人雅趣和生活美學互相滲透，一同構成了宋時風流的點點滴滴。在這種美學氛圍的籠罩下，即使是離別，也呈現出哀婉綺麗的流韻。

當然，望月懷人並不限於異性戀人，蘇軾著名的《水調歌頭》就是懷念弟弟蘇轍的，他在題記中寫明：「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

明月幾時有

任 白

共婵娟。

天上明月不再只與戀情相關，而是成了時間和空間的尺度，它高懸於青天之上，見證天地化育，無論地老天荒還是人間疾苦，都將接受明月的照拂，這樣的有情物無疑是人世之福，它以陰晴圓缺呼應悲歡離合，以孤懸寒廣陪伴輾轉無眠。沐浴清輝，就是被撫慰，被啟示，就是在殘缺世事中抬起頭來，在一份「人長久」的共同祈願中被深深祝福。

中國古代詩人中，對月亮最情有獨鍾的要數李白，據稱《全唐詩》中收錄李白的詠月詩有約三百五十首。李白詩風灑脫率性，他筆下的明月也大多不事雕琢，清新可喜，比如：「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台鏡，飛在青雲端。」（《古朗月行》）「待月月未出，望江江自流。倏忽城西郭，青天懸玉鉤。」（《掛席江上待月有懷》）「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靜夜思》）「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關山月》）「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遊洞庭湖五首·其二》）

李白詠月詩中最值得細讀的是《月下獨酌·其一》：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

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一場獨酌，把詩人對明月作為一個詩歌意象的主觀投射寫得花團錦簇，經由超凡想像，一人獨酌變成明月、詩人和影子的三方歡宴，推杯換盞間有揶揄調笑，有歌舞相伴，也有「行樂須及春」的勸勉，最後在一場大醉中，月沉影息，餘歡未盡，只能寄望一種悠遊無礙的「無情遊」，高蹈於茫茫雲漢之間。

論及古詩詞中的詠月詩，最不該遺漏的是初唐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這首被譽為「孤篇壓全唐」的神作，共二百五十二字，其中有十五個「月」字，可見這是一首以明月為主要書寫對象的詩作。限於篇幅，只摘錄其中幾句：

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這同樣是一首寄寓人類永恆之思的詩作，仰望明月其實是在瞻望更為長久的時間長河，目送流水其實是在嘆惋人世的不息更迭，明月照見了人的有限困境，也為人超越困境提供了廣被千里的清輝，這有限對無限的眺望，以及無限對有限的眷顧，都是人間最美的詩情。也許只有皓皓明月才有資格對人說，不應有恨，不應以怨懟之心辜負這份深情的照拂。中秋至，如果我們能對自己和心中的親友說一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婵娟」，就是對涓滴塵世的最好珍惜。



▲澳門議事亭前地廣場的蓮花玉兔燈飾。 中新社

「翻毛月餅」



自由談

陸小鹿

我在網上買了一個月餅，小小的，不便宜。且我這幾年也在戒甜食，那為啥還非買不可呢？因為我想嘗一嘗什麼是「翻毛月餅」。

過去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個吃。我也到了這個年齡，沒能免俗，現在看書就愛看個吃。其實，早在許多年前，我就在梁實秋、老舍等民國文人的文章裏讀到「翻毛月餅」，只不過那時年輕，沒有馬上付諸行動。

老舍短篇小說《抱孫》寫王老太太急盼孫子，兒媳懷孕，老太太半夜三更還給兒媳婦送肘子湯，雞絲掛麵。兒媳婦呢，也很作臉，點心就能吃二斤「翻毛月餅」，被窩的深處能掃出一碗雜錦來。想來，王老太太兒媳吃的是五仁餡的月餅。

這段挺懷舊的。使我回憶起自己小時候吃月餅的場景。小時候愛吃月餅，豆沙餡或者蓮蓉餡。我老家江蘇，那時流行吃蘇式月餅，我尤愛吃那一層一層、薄得手一碰就掉的酥皮外層。吃的時候，再小心，也會有碎酥皮掉在桌上，用手指撿起來，一片都不捨得浪費。

但我也清晰記得，自己不愛吃五仁餡。每次吃五仁月餅，都是只吃皮，剩下五仁餡光着凹凸不平的身子。不記得五仁到底指哪五樣？但忘不了紅綠絲，小時候最怕吃的就是紅綠絲。

最近，重溫張愛玲的《金鎖記》，

看到裏面寫紅綠絲是玫瑰與青梅。從前倒沒留意這個細節。紅綠絲頓時不那麼面目可憎了。

我突然也想再回味一下五仁，再回味一下紅綠絲，它們真的很難吃嗎？我早已忘記了味道。

又一日，刷到一則視頻，是關於「翻毛月餅」的。UP主說這個月餅既能吃又能玩。他在視頻裏科普了「翻毛月餅」的傳說。一日，慈禧牙疼，吃不了硬東西，想吃酥軟的點心。御膳房就給她送來了一個月餅。這月餅看起來硬邦邦的，慈禧頓時大怒，照桌子一拍掌，沒想到，酥皮裂開，像滿天鵝毛雪花飄落，慈禧大喜，賜名「翻毛月餅」。

這則視頻使我想起多年前在梁實秋和老舍書裏看到的「翻毛月餅」。這又好吃又好玩的月餅，我還沒吃過呢！於是，網購了一個。

收到月餅，酥皮潔白，上蓋一紅戳：五仁。看起來和早年吃的蘇式月餅挺像。其實不一樣。蘇式月餅多用豬油起酥，餅皮微微泛黃；「翻毛月餅」屬於京式酥皮月餅，餅皮雪白，工藝要求更高，配方也更為自由。

吃之前先玩一下。用手掌拍了沒翻毛，用吹風機吹一下，哇，真的翻出毛了。五仁有松仁、核桃仁、南瓜子仁、白芝麻、山楂。甜度不高，很克制，酸甜適中，真的挺好吃的。

「翻毛月餅」對餅皮要求非常高，得弄出一層一層的，否則翻不出毛。

吃一個「翻毛月餅」，再玩一下翻毛，再寫一篇《翻毛月餅》，是丙午年中秋，我送給自己的儀式感。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我家樓下平台走廊的五彩燈籠又掛起來，提醒所有住戶，一年一度中秋節到了。轉眼間，從港島搬到九龍這個大型屋苑居住已經快二十年。搬進來的第一個中秋節之前，發現屋苑管理處在平台走廊的每一條橫樑上掛起了兩個五顏六色的燈籠，傍晚下班回家走進屋苑，一眼看見長長的走廊兩排五彩的燈籠，維港吹來一陣涼風，一盞盞燈籠在晃動，就像兩條彩龍在翩翩起舞，仿若辛亥疾的詩境：「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中秋未到，人已陶醉。

中秋節傳統源遠流長，潮汕人過中秋節別具特色。上小學時有一年我在潮汕揭陽老家和爺爺奶奶一起過中秋節，晚上大半夜，圓圓的月亮升到中天，銀輝照進大院裏的天井，天井有一棵桃樹，樹上掛了幾盞燈籠。大人們早就在天井擺好一張四方桌，放上各種供品：一隻雞、一條魚、一大塊豬肉、一盤油粿、一鍋乾飯，還有一大碗熬熟的小芋頭，月餅和水果是必須的，我們一群小孩依照大人的指點，拜天公、賞月娘，然後嘻嘻哈哈玩遊戲。等到月亮即將離開天井，奶奶跪下雙手將供品逐件高舉過頭行「獻」禮，再交給站在旁邊的我們這些小孩拿進屋裏，最後一道「程序」是吃月餅和柚子，然後大人小孩才高高興興回去睡覺。

多年之後才知道，中秋節用芋頭作為「拜天公、賞月娘」的供品，是潮汕地區的傳統，其原因有多種解釋，一是潮汕地少人多，長期以來大米不夠吃，

樓下平台的燈籠又掛起來

番薯和芋頭成了很多普通家庭重要的充飢食物。農曆八月正值芋頭成熟的收成期。潮汕地區傳統上有用當季農作物祭拜祖先和神明的習慣，以此感謝神靈保佑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另一種說法是，中秋節剝芋頭皮吃芋頭，寓意「剝鬼皮」，能辟邪消災、帶來好運。清代《潮州府志》云：「中秋玩月，剝芋食，謂之「剝鬼皮」」。第三種說法指潮州話「芋」和「胡」諧音，相傳元兵攻佔潮州城後，實行聯戶制三家一保，每三家人供養一個元兵。潮人利用中秋夜拜月娘之機，在月餅下墊一紙片寫月餅時一起動手殺「胡」云云。

不過，潮汕地區中秋節拜天公、賞月娘的民俗，和「營老爺」、「營鑾」、「出花園」等其他民俗傳統一



樣，曾經被指為「封建迷信」，屬於要破除的「四舊」之列，被禁止多年，城市裏基本絕跡。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才重新被允許舉辦。我一直很想有機會回一趟揭陽棉湖老家，去看看當地的鄉親農曆八月十五拜天公、賞月娘，是否還和以前一樣。

時移世易，不少地方的民俗傳統都有很大變化，最普遍的變化是民俗傳統商業化，商業化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推動消費，促進經濟發展。香港的中秋節似乎只剩下月餅和花燈。一年一度的「中秋綵燈匯」已經成為本港盛事品牌之一。旅發局上周四（十七日）起在維園舉行「國際中秋綵燈匯」，展出來自二十個國家和地區超過三千盞各式各樣綵燈。夜幕降臨，燈籠亮燈，流光溢彩，如詩如畫，伴隨悠揚的音樂，大批市民和遊客大排長龍入場打卡賞燈。有指今年的維園花燈是香港歷來最精彩的中秋花燈。因應活動反應熱烈，旅發局將所有綵燈展出日期延長至十月四日。此外，本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一連四晚，活動開放時間將延長至午夜十二時，方便廣大市民和遊客迎月、賞月、追月。

但是，一旦民俗文化加入商業因素，甚至追求商業目的，便很難保持原先那樣一種虔誠和單純。維園的燈飾固然很美很浪漫很熱鬧，但勾起我童年在鄉間中秋節拜天公、賞月娘的記憶，反而是上文提到的維港灣平台上兩排簡單單單的燈籠。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展出流光四溢的綵燈。 香港中通社



如是我見

楊小波

樂之——的境界

那天，去朋友的美術工作室喝茶聊天，女主人邊泡茶邊念叨十歲的兒子：「昨晚又畫到兩點不睡，還說『媽媽別打斷我的靈感』。老這樣，怎麼長個兒啊。」滿心憂愁。

朋友兩口都是中央美院畢業的，男生山東漢子，主業篆刻，心無旁騖埋頭讀書研究，一氣攻到博士還不知止；女生寧夏淑女，專修國畫，碩士畢業亦創作不輟。大學相識後，女生可憐男生只知讀書、不通世事、不懂生活，擔心走出校門難以生存，就以一門姻緣「收留」了他。

如今，男女生變男女主人，對門各闢一工作室，兒子自小往來出入其間，四顧無它可驚，唯有圖書案几。漸漸地，母親畫他也畫，父親刻他也刻，大人買書他也買書。從四五歲開始，便能長久專注寫寫畫畫、樂此不疲，小手篆刻戳破出血，自己就照樣塗點藥。動畫片《哪吒》上映，兒子央求爸爸帶去連看三場，回來一言不發、伏案不起。筆

停紙展，身形飄逸、氣質溫潤的少年敖丙便躍然紙上。

不久前，兒子被帶去宜興訪東坡書院，看見院中太湖石便來了興趣、左瞅右看沒完。隨後到朋友陶藝室參觀，認真觀摩紫砂陶工藝後，就自己上手一氣做了九個小時，一套打、拍、擀、篋、上、覆下來，一把像樣的「扁式漢壺」置於案上，還仿照太湖石結構，將壺底設計成三足柱式造型。父問「壺取何名？」兒答「太壺。」朋友大為讚嘆：「送去燒吧，這孩子天生是做壺的！」

父親之於書畫印，到了痴迷的境地。對他來說，最有價值的事，莫過對藝術無限虔誠，全身心投入其中。他拳拳服膺陸儉少的「四三三」學畫理念：「十分功夫，四分讀書，三分寫字，三分畫畫，互促互進，方為高妙」，始終把讀書作為第一要事，浸於秦漢典籍，朝夕揣摩不止，讀書千卷求知識，行路萬里師造化。他通篇背誦《說文解字》

《書譜》《續書譜》等基本書學、印學、畫學文獻論文，準確背臨歷代書畫印經典佳作基礎構圖，以讀書變化氣質、開闊胸襟、培養意境。

博士後入職畫院工作，辦公室臨時安排在圖書館。他喜出望外，每日早到兩小時，逐冊翻閱館藏名家書畫文集，如飢似渴。日積月累，驚天泣鬼。

讀書萬卷，下筆有神。

出入規矩，方能變化古今。

不由得想起《論語·雍也》的那段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啊，這「三者」，從「要我學」的被動狀態，到「我要學」的主動狀態，再到「我樂學」的痴迷狀態，三個截然不同的狀態、不同的境界。

行行如此，從來如此。

那麼，反求諸己，該如何看，怎麼辦？

檢視自己，如果正在做的事體，只是「要我做的」，就得小心了：內在驅動力越

強，成就上限越高。面對「我要做」和「我樂做」的對手，你大概很難有機會勝出。

檢視自己，如果你內心確有強烈的「我樂做」的事，那麼，就設法排除萬難努力去做它，祝願你踏上最大化實現自己的路徑。

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而「能盡其性」的前提是：「唯天下至誠。」

當然，這「三者」也不是完全隔離，而是能夠相通、轉化的，其媒介和根基就是「知」。「好」或遷移，「樂」或有盡，而相和則可如新。「知之」是「好之」之初，是「樂之」之源。當然，「知」只是始，「行」才是成，「知行合一」始終是走上「好之」「樂之」的正道。

那麼，就「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吧。